

铁道游击队

## 鐵道游擊隊

---

著者	知	俠
封面圖作者	羅工	柳
出版者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總經售	新華書	店

---

書號(474) [I II 74] 類別 文學—小說  
字數 451000 字 開本 787×1092 1/25 印張 26  
1954年1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954年9月上海第1版——第5次印刷 70001—90020 冊  
定價 22,600 元

目次

第一章	王強夜談敵情	一
第二章	老洪飛車搞機槍	三
第三章	合夥開炭廠	五
第四章	來了管賬先生	六
第五章	政委和他的部下	八
第六章	小坡被捕	一三
第七章	血染洋行	一五
第八章	山裏來了緊急命令	一七
第九章	票車上的戰鬪	一九
第十章	初會微山湖	二一
第十一章	夜襲臨城	二三
第十二章	敵偽頑夾擊	二五

第十三章	進山整訓	二五五
第十四章	出山	二七七
第十五章	漁船上	二九九
第十六章	小坡和王虎	三二〇
第十七章	地主	三四二
第十八章	在湖邊站住腳了	三六四
第十九章	打岡村	三八九
第二十章	六孔橋上	四一三
第二十一章	松尾進苗莊	四三四
第二十二章	站長與布車	四五六
第二十三章	拆砲樓	四八六
第二十四章	微山島淪陷	五三三
第二十五章	她的遭遇	五三六
第二十六章	三路出擊	五六〇
第二十七章	掩護過路	五八三
第二十八章	勝利	六〇九

## 第一章 王強夜談敵情

到過棗莊的人，都會感到棗莊的煤煙氣重，煤礦上幾柱大煙囱，不分晝夜的「咕吐、咕吐」冒着黑煙，團團的在山樣的煤堆上空亂轉。各家的燒焦池也在四下冒着煙，礦上的運煤車和臨棗鐵路火車，又不住的向天空噴着一朵朵的白雲，把棗莊真是攪得霧氣騰騰。風從山樣的煤堆上吹來，帶着煤沙到處飛舞，煤沙細得打到人的臉上都不覺得。外來人從街上走一遭回來，用手巾往臉上一抹，會看到白毛巾上一片黑灰。白衣服兩天不洗，就成灰的了。下窰的和裝卸煤車的工人，在露天勞動的腳夫，他們在煤裏滾來滾去，手臉都是黑的，他們沒有手巾，也不喜去擦。因為他們吐出的痰都是黑的，衣服白的也早變成黑的了。所以他們經常穿黑。由於他們手臉黑，穿的黑，有錢人就叫這些勞動人們爲「煤黑」。

舊社會有多少不平事？實際上正是這些「煤黑」創造了棗莊的財富，那山樣高的煤堆，是他們從深黑的炭坑裏挖出來的，又是他們把煤炭裝上火車，運往四方，供給工業的需要，和萬家住戶的燒用。可是這些財富都被有錢的先生們賺去了，被卑視和受苦卻是這些「煤黑」。日本鬼子佔領棗莊以來，奪去了煤礦，許多有錢的先生們，在鬼子的刺刀下爲敵人服務。又正是這些「煤黑」們，扛起了槍桿，



成立了游擊隊，打擊敵人。我這部小說就正是寫這些「煤黑」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怎樣對敵展開轟轟烈烈的英勇鬪爭，他們在敵佔區的棗莊、臨城、臨棗支線津浦幹線鐵路兩側，把鬼子鬧得天翻地覆，這是後話，現在暫且從頭談起。

鬼子來了以後，中央軍跑了，共產黨組織了一批煤礦工人，拉到北山裏，和八路軍游擊隊匯合，堅持魯南山區的抗日戰爭。爲了配合山裏的鬪爭，和掌握棗莊及臨棗支線敵人的情況，司令部派了兩個精悍的游擊隊員回棗莊活動。這兩個隊員一個叫劉洪，一個叫王強。劉洪堅決勇敢，王強機動靈活。他們都是棗莊人，過去在煤礦上幹工，由於生在鐵路線上，又能扒車，他們對礦上鐵路上都很熟悉。他倆被派回棗莊後，山裏的鬪爭就殘酷起來，剛成立起的八路軍游擊隊，不但遭到敵僞的襲擊掃蕩，而且又被當地的封建地主武裝、國民黨殘餘部隊所排擠，使這年輕的游擊隊站不住腳，四下活動。所以有半年的時間和他倆失掉聯繫。以後西邊開來八路軍一一五師兩個主力團，打開了山裏的局面，山裏游擊隊才站住腳，司令部又派人到棗莊和劉洪、王強聯絡。

這天傍晚，棗莊的煙霧顯得更大，彷彿這裏比別處天黑得早些。煤礦和街上的電燈亮了。四下的燒焦池的氣眼都在呼呼的竄着火苗。遠遠望去，棗莊像剛開鍋的蒸籠。煤礦公司大樓上和車站票房上的太陽旗，像經不起這裏的煙薰火燎似的，在迎着晚風飄抖。只有西車站上守衛的日本鬼子的刺刀，在閃閃發光。

西車站下沿，就是棗莊的西郊了，這裏有一個陳莊，百多戶人家，大都是下窰的工人，和車站上的

脚夫，還有幾家炭廠。這莊除了炭廠燒焦賣，各個住家也在燒，因為燒焦是死利錢，一百斤煤能燒七十斤焦，一斤焦能賣二斤煤錢。七十斤焦又能買一百四十斤煤，所以燒一百斤煤的焦，淨賺四十斤煤。男人們下審去了，女人們雖然忙着家務，但也會抽空在小屋旁邊挖着坑，填上煤燒起來。天黑下來，這個小莊子，到處都冒着煙，到處地上都噴着火苗。因為這裏和車站只隔一道小溝，車站上有鬼子，所以天一黑，這小莊子的街道上就沒有人了。

天完全黑下來以後，從莊西進來一個人影，繞過兩個焦池，在一個門前停下，他把門推開，就走進院子裏。西屋裏點着燈。

「老王哥在家麼？」

「誰呀？」一個濃眉方臉的人走出來，約有二十四五歲的年紀，眨着黑黑的小眼，向院子裏的來人望着。在黑影裏他看到是一個穿着農村服裝的人，來到他的家。

「我！從南鄉來的！」客人走過來，一把抓住主人的手說，「老王！你不認識我了麼？」

王強嘴裏咕嚕着：「是誰呀？」把頭伸到對方的臉前，在打量着，當拉到燈亮處再一看：「噢！」他揚着濃濃的眉毛，咧着嘴巴狠狠的嘆了一聲，雙手抱住了對方的膀臂，把客人拉到屋裏了。

「啊呀！原來是你呀！老周！你怎不早說呢？真想不到呀！……」

顯然王強對老周的到來，感到說不出的驚喜。忙從袋子裏掏出香煙，自己用火點了兩支，把一支遞到老周的嘴上，看看家人正在吃飯，他便拉着老周的手說：

「走！到那邊炭廠小屋裏去！咱們好好啦啦，回頭找到老洪，咱們痛快的喝一氣！」

兩人出了門，摸黑向右走了十多步，在一個柵欄門邊停止。老周往裏一望，這是一個四週圍着短牆的小炭廠。中間有個炭堆，旁邊有些筐、篩、鐵鏟等工具。院四週靠短牆，有幾個焦池在熊熊的燒着。所以顯得這裏煙氣特別大。老王開了柵欄門，他們走進一間矮小的黑茅屋裏。

王強點上了燈，說：「這裏還僻靜些！你先在這裏坐着，我去找老洪去！馬上就回來！」

老周知道這老洪就是劉洪，因為在一塊時候長了，叫順嘴了把劉洪就叫成老洪了，雖然劉洪和王強的年紀相彷彿，可是都叫他老洪，這裏邊也包含着尊重的意思。他倆到棗莊來本來是劉洪負責。可是聯絡點是設在王強家裏，因為老洪沒有家，所以他就直接來找王強了，他知道找到王強就能找到劉洪。

「對，老洪住在哪兒？」

「就在這裏。」王強指着東邊那個地舖說，「我們兩個，都住在這裏。有時我也到家，不過我嫌家裏太亂。」說着就出去了。

老周看看這小黑屋，確有兩個地舖，臨門一張小桌，兩條粗板櫈，屋子當中砌着一個火爐，窗台上有些鍋碗盆罐一類的東西，顯然他倆也在這裏辦飯吃的。他和老洪、王強過去在山裏，曾在一個連隊裏作過戰。他看到這些擺設想到剛才王強烏黑的面孔，和滿身的煤灰，現在真是一個道地的棗莊人了。不由得回想到在山裏一道打游擊的時節，那時老洪、王強他們臉是黑的，以後漸漸的用水溝的水洗乾淨了，衣服上的煤灰味淡了，由於睡草舖換上枯草味了。只是在密密的布絲裏還有點看不出的煤灰，



以後換了軍裝身上就乾脆看不到煤的痕跡了。唯一的就是眉毛黑，就是在那眉毛中間還藏着些微微的煤渣，可是現在爲了黨的任務，他們又生活在這煤灰裏了。

外邊的夜很靜，只有火車在轟轟的響，遠處隱隱的聽到礦上的機器嗡嗡聲，老周由於想到過去他們在一塊的生活，他很想馬上看到老洪。隊伍一拉進山裏，老洪就是連裏的出色班長，以後提拔爲排長，他有着倔強的性格，個子雖然不高，可是混身是勁，只見到他發亮的眼睛一瞪，牙齒一咬，他就意志如鐵，任何困難都會被他粉碎。一次他們被敵人包圍，他用一挺機槍爬倒在墓頭上掩護了整連的撤退。他打倒了十多個敵人，最後身輕得像燕子一樣，避開了敵人的火網。安全的追上隊伍。想到這裏他馬上見到老洪，心裏才感到鬆快。

不一會，王強回來了。一手提着瓶燒酒和一大荷包熟牛肉，另一手提了一手中燒餅，放在桌上。

「找不到老洪！一到天黑，你別想摸着他的腳跡！」王強酌了兩杯酒說：「咱不等他吧！一邊吃着一邊啦吧！」

「外邊……」老周警惕的向門外望了一眼。

「沒有什麼，我進來時，把柵欄門扣上了，老洪回來會叫門的。」說着王強把門掩了，笑着問老周：「你不是在山裏麼？啥時回來的，山裏怎麼樣？」

「我回來四五天了。」老周把聲音放低些說，「咱們山裏的隊伍已經整編，義勇軍改爲蘇魯支隊，從棗莊拉出來的煤礦工人支隊，編爲三營，還是我哥金震當營長。因爲鬼子常到山裏掃蕩，國民黨地

方頑固派的部隊，常給我們磨擦，所以部隊流動性很大，一方面防鬼子，一方面還得防這些反共的龜孫。你知道咱這個部隊剛成立不久，武器還不完全，活動的地區又小，因此司令部就派我回來，通過我哥哥的關係，在家鄉活動。因為他在這一帶威信很高，咱們三營又都是這一帶的人，地方羣衆關係也好，計劃沿着南山一帶祕密的建立起一小塊抗日根據地，以備咱們部隊遇到緊張情況，可以跳過來隱蔽的休整一下，再投入戰鬥。要知道敵人在山裏掃蕩的越殘酷，插到這敵據點附近，就越安全呀！」

「對！」王強連連點頭說，「應該在南山一帶開闢一下。以後咱們的三營過來，老洪和我也可以在火車上搞些東西，接濟接濟部隊。說實話，頓在敵據點也真想咱們的部隊……」

聽到王強說要搞火車接濟部隊，老周正嚼着一塊牛肉，他笑着說：「那再好也沒有了。山裏的部隊確是很困難呀！部隊派你和老洪回來，好幾個月沒有音信，司令部很擔心，生怕你們遭到危險……」

王強搖了搖頭說：「沒啥危險。只怪我們沒有和上級聯繫上。可是，我們有啥法子呢？我倆一對都不識字，又不好找人寫信，我們去吧，又不知道部隊住在什麼地方。」

「我這次出山，司令部特別告訴我找你們聯繫。看看你們活動的情況怎樣，並囑咐如果你們和山裏直接聯繫有困難，就到西南山邊小屯去聯繫，我家就在那裏。離這七八里路。我那裏經常有交通<sup>●</sup>和山裏有聯絡。我到這裏來的主要目的就是和你們接上頭，並了解下你們活動的情況，向山裏作彙報。」

「這太好了。過去我們和山裏斷了信，可把人憋死了呀！像一對沒有娘的孩子似的，我和老洪老蹲在一起喝悶酒。這一下可好了。今後有啥事，就到小屯去找你們和山裏聯繫吧！」

說到這裏王強興奮起來了，他舉起杯子說：「咱們再乾一杯！」兩個就一飲而盡。

他們一邊喝，一邊談，老周的臉色已有些紅紅的了，可是王強的臉色沒有變，只是一雙黑眼裏有點水漉漉的。老戰友分別大半年了，乍一見面有說不出的高興，尤其是在這敵人的據點裏會見更不容易，再加上王強和山裏失掉聯繫，現在接上關係的興奮心情，所以兩人越喝越有勁。老周的酒量比不上王強。可是也喝的不少。接着他就吃燒餅。飯後，兩人點上了煙，隔着小窗，望到外邊，天已陰起來，老周轉過頭來說：

「老洪怎麼還不回來呢？」

「他可沒個準，常常到半夜才回來。」

「那末，你就先談談吧，你們到棗莊後，這幾個月來的活動情況。」

「還是老洪回來談吧，啥事都是他領着幹的，我又說不好。」

「你先就知道的談談，回來老洪再補充一下就是了。老王，就我個人說，也願意早聽聽你們在這裏的情形，老王開始吧！」

「怎麼個說法呢？又從哪談起呢？」王強愁得抓着頭皮說，「咱這些老粗叫幹點什麼還可以，要是叫用嘴說，那就完了。」

「隨便談談吧！想到哪就說到那，先說，你們從山裏回到棗莊，怎樣安下了身，敵人的情況，你們進行了哪些活動。」老周笑着說。

「好！」王強咳嗽了一下接下去，「先說怎樣安下身麼？那還不容易，我倆都是棗莊生的人，自小在這裏長大，老洪雖然沒有家，早年咱在一塊下窖，他常住在我家，像我家一口人一樣，這村裏人誰都知道，所以沒幾天，我們都弄來了「身份證」。

「住下以後，找個什麼營生來幹呢，年青人沒有正當職業掩護，是會惹起懷疑的。過去我倆下窖，現在鬼子又開了工用人，一去就行。可是老洪和我商量了一下，我們都不願意去幹，要說往年下窖苦，四塊石頭夾一塊肉，現在鬼子可更狠，他只要你多挖炭，可不管你的死活，一不小心，輕則皮鞭抽，重則刺刀通。鬼子在公司四下設着崗，誰敢動一動，就便機關槍嘟嘟。說到工錢，少得顧不上吃。過去一些老下窖的都不去幹了。逼得鬼子沒辦法，從山裏和河北抓來成千的俘虜。到礦上作苦工，四下安上鐵絲網每天只給幾個黑窩窩頭。老洪那個烈火般的脾氣，他哪能受那個氣呢。同時我們到這裏的任務，還是偏重幹軍事方面的。下窖被困在裏邊，左思右想危險多，好處少。所以我倆都不願去搞那老營生了。

「幹什麼呢？老洪說：「吃兩條線！」白天在這小炭廠名義上當夥計。晚上，他就去約合一班子人，扒鬼子的火車，吃兩條線去了。說起吃兩條線，你恐怕有些不懂。你知道火車道的鐵軌不是兩條麼？兩條線就是鐵路的意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鐵路就吃這兩條線呀！往年下窖出苦力顧不上

生活，挖出去的煤像山樣高，一列列火車日夜不停的往外路運，大肚子賺的錢數不完，福享不盡，難道我們瞪着眼睛望着用自己手挖出來的煤炭，像流不盡的水樣的運出去，而我們就老實的餓着肚皮麼？我們餓極了，就扒上火車，難道弄下幾麻包燒燒，還不應該的麼？說起這般扒車的人，都很有種，飛快的火車一抓就上。老洪扒的最好。有時在火車上遇到押車的車警還得拚命。有次老洪被車警用炭塊打破了頭，直到現在臉上留下一塊黑疤。他急了，以後上車他就帶着刀子，他說刀子有兩樣好處，可以割斷麻包上的繩子，又可以通車警。這一來押車的車警軟了，因為這些傢伙都怕死的。經過車上一些人說合，以後這班子扒車，送幾個錢給他們，他們也睜一個眼閉一個眼打模糊算了。這班窮兄弟都服氣老洪。因為他有種，有義氣，扒車又扒得好，能為窮兄弟們撐腰，跟着他不吃虧。遇事，老洪一叱呼，叫幹啥就幹啥，像一羣小老虎似的。現在他又想搞火車了，他說：「搞鬼子的更應該！」老洪的意思是想領着這一班子人打鬼子。老洪算是這樣按住了。

「我呢？開始我和他們一道搞車，可是以後想想，這也不是個長遠辦法。以後我就利用我父親的關係，到車站上去幹了腳行，推小車運貨出苦力。因為我父親過去在車站上下大力幹腳行，以後當腳行頭，現在老了，不能幹了，所以我很容易就上去了。開始老洪不同意我幹。他說你幹那個有啥意思呢？出力受氣，還是扒車來得痛快，你沒錢我給你。可是以後他就同意了。因為我在車站上消息靈通，不但能了解鬼子的動靜，而且車站上裝卸貨，貨物都經我的手，每一趟火車有什麼東西，我都知道。可以告訴他們，遇機會他們去搞車，一搞一個準……」



說到這裏，老周望着王強眨着小眼，連聲叫說：「好！好！」他聽到他們搞車的情形，聽得很入神。過去他們在山裏打游擊，有時閑下來，也談談在棗莊時的情況，也聽說他們會扒火車，可不知道裏邊還有這些詳情。老周望着王強接上一支煙，聽他說下去。

「以後車站的活動更多了，鬼子在站台對過，開了一個國際洋行。就像中國的轉運公司一樣，可是又不像。因為他的權力很大。棗莊煤礦所有運出的煤，外邊運進來的東洋貨，和四鄉收買來的糧食，都得經過這個洋行。商人往外發貨，都得向他們要車皮。

「洋行裏有三個日本鬼子當掌櫃的。都是在中國打仗負傷的軍官，不能隨軍隊殺中國人了，就下來做買賣，吸中國人的血。聽說大掌櫃的還是一個大尉。我親眼看到，親手摸到，鬼子是怎樣將中國的財富，煤、糧食，不分晝夜的往外運。多心痛呀！又把些熊東洋貨運進來。這些都是經過我的手裝卸的。三個殺够中國人的日本掌櫃的，養的胖胖的。他們有薪水，從奸商手裏大把撈錢，還剋扣我們腳行。照例，外來的貨到站一落地，每件就是落地稅一毛；腳行運到貨棧定價一毛，洋行抽兩分；從貨棧出站交給商人，也是一毛，洋行還得抽兩分。就這樣一件貨到站要抽一毛四分，這些都是鬼子掌櫃的額外收入。每天運下那麼多貨，他們還不發財。洋行成立不久，由於貨太多，他們從站上腳行，抽出五十輛常備小車，編起來每天到洋行聽候使用。我被抽上了，編隊的時候，選二頭，因為大頭是鬼子擔任，由於我父親過去是老腳行頭，大家都推我作了二頭。每天領着小車隊給鬼子裝卸貨！」

說到這裏，王強皺着眉頭，對老周說：

「老周！你說，我在山裏咱隊伍上當班長，現在竟給鬼子脚行當起二頭來了。你說不是笑話麼？」老周望着王強的臉色有些難過，只見他從酒瓶裏又倒了一大杯，恨恨的灌下去。老周安慰王強說：「爲了工作，應該這樣。」

王強點點頭，大聲的說：「要不是爲了工作，婊子兒誰幹這個。」

老周說：「你們不但幹得對，而且把自己安置得很好。老洪那一夥能扒車的，將來組織起來，在火車上很有用；你在車站上，和鬼子打交道，了解敵人的情況，這是很要緊的。那末，現在談談敵人在棗莊的情況吧！」

「說到鬼子麼？」王強罵了一聲奶奶說下去，「大部分住在公司裏，車站上，洋街住着鬼子的憲兵隊。現在又正在南馬道一片空地上修大兵房，看樣子還有大批的鬼子來。棗莊街也成立了維持會，漢奸隊，每天辦保甲，十家連環保，一家出事九家受累。居民都領良民證。鬼子整天出來，在街上抓人，夜裏冷不防就查戶口。大隊的鬼子，三天兩頭出發，到山裏掃蕩。一回來就綁着一串一串的老百姓。開始送到憲兵隊審問，一進去很少能活着出來的。以後捉人就乾脆送到南馬道大兵營了，那裏四下用電網鐵絲網圍着，光見用汽車往裏邊拉，就沒見出來的，槍斃了，也得有個響聲呀！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在半夜光聽到悽慘的叫聲。以後聽一個翻譯官出來說，才知道這些運進去的中國人，都叫洋狗咬死，刺刀穿死，鬼子在夜間把中國人綁在木樁上，給鬼子新兵練刀，訓練洋狗。那裏有幾十根木樁，挖了好幾畝大的土坑，穿死，咬死就擲進去，擲進一批，撒上一層土，再擲一批，又添上一層土，你說鬼

子多殘忍！……」

王強說到這裏他的眼紅了，裏邊像有一團怒火在燃燒。他憤憤的提着酒瓶又倒了一杯，像喝白水一樣喝下去。乾咳了兩下，說下去：

「還有，煤礦上有個醫院，鬼子佔了作軍用醫院，給打仗負傷的鬼子治療。當然都換上日本醫生。原來在這醫院的中國大夫，也留用了幾個，不過都驅逐到外邊住。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睡覺。開頭這些中國大夫還沒覺得什麼，可是以後漸漸注意一件事。就是早上一去上班，總見手術室地板剛用水洗過，可是牆角，手術台腳，沒擦洗的地方，還殘留着血迹。天長日久都是這樣，中國大夫就奇怪，難道鬼子每天晚上都開刀動手術麼？可是病房的鬼子開刀的並不多呀！不長的時間，這個謎就被附近的老百姓看透了。每天夜裏有汽車響，到醫院門停下，天快亮的時候，汽車就又開走了。有一個老百姓偷偷的隔着窗戶往外看，只見開來的汽車，裝的都是綁着的中國人。心裏想鬼子還有好心腸來連夜給中國人看病麼？可是天快亮，運走時車上卻不見人影了，只見那麼多麻布袋，血順着麻包往下流，裏邊裝的什麼呢？以後才知道，是鬼子把捕來的中國老百姓，來作活的解剖，供鬼子大夫醫學上的試驗。你說日本鬼子狠不狠，毒不毒！……」

王強嘸的一聲，捶了下桌面，酒杯子被震的跳起來，他火燒的眼睛裏泛着淚水，望着老周。老周的臉鐵樣的嚴肅，心被王強所講的鬼子的殘暴所激動。他想到鬼子在山裏掃蕩抓來了根據地的老百姓，原來都是這樣悲慘的死在這裏。小黑屋裏沈靜了一會，只聽到外邊礦上的機器的嗡嗡聲。就在這沈

靜的夜裏，也許鬼子在大兵營、憲兵隊醫院裏又在屠殺着中國人。王強又說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是個中國人，能平心靜氣麼？老洪那個脾氣，你是知道的，鬼子這樣屠殺中國人，他還受得了？我們出山時節，帶回了一棵十子連的手槍。我們人少槍少就小幹，有機會我倆夜裏帶着它，去摸鬼子的崗哨，混過去，打倒就跑。鬼子戒嚴，查戶口，他能查出個屁？我們都是本地人，在夜裏，人熟地熟，他有什麼辦法？就這樣，我們也幹了幾回，消消肚裏這股悶氣。白天我還是照常到站上領着小車隊在洋行值班，每天和三個鬼子掌櫃的打交道。可是自從我知道那些黑夜裏的屠殺以後，我見了他們心裏就冒火，心裏說：「我啥時，殺了你們這些龜孫，心裏才解恨！」一天，老洪對我說：「老王：咱們幹了他們吧！」我說：「行！」老洪叫我偵察一下，在一天夜裏，老洪約了人就把這三個鬼子軍官殺了！」

「啊！殺了麼！」老周沈悶的臉上，馬上露出了笑容。

「當然殺了！老洪幹事從不拖泥帶水，他說殺那個，還有跑麼？」

「好，好，殺得痛快！」老周聽了王強說半天鬼子屠殺的殘暴，心裏一陣陣發沈，像墜了上千斤的石頭，這一聽又殺了三個，才鬆了一口氣。

「說殺三個是假的，」王強笑着說，「殺了兩個半，有一個沒殺死，第二天又活了，這只怪我，惹起了以後一些麻煩來。」

「你說說，你們怎樣去殺的！」老周想聽個詳細。